耶魯大學數百年來都是男校，直到她們入學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268 年來，耶魯大學一直是男校。不過 1969 年秋天，第一批女大學生（共 575 人）踏入校園，一切有了改變。她們進入的這間大學向來以培養國家領導者為傲，而這些領導人總是男性。時任耶魯大學校長金曼·布魯斯特（Kingman Brewster）宣布該校將招收女性，輿論認為這項決定是邁向性別平等的路途上重大而遲來的一步。

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。安·柏金斯（Anne Gardiner Perkins）在她即將出版的著作——《Yale Needs Women: How the First Group of Girls Rewrote the Rules of an Ivy League Giant》中細細描繪了當時的情況。當時女性學生所要面對的校園文化並不把她們當作同儕或未來領袖，而是學校中的稀有動物。柏金斯寫道：「機構要拋下傳統沒那麼容易。」

柏金斯於 1981 年畢業自耶魯大學，是《耶魯每日新聞》（Yale Daily News）的第一位女性總編輯。她採訪了 42 位 1969 年入學的女大學生，將她們的經驗編織譜寫下來，讓讀者一窺菁英教育機構的轉型，以及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制定之前，大學校園中的女性所要面對的挑戰，那時候連「性騷擾」都還是罕見的詞彙。

柏金斯接受本報訪問，談論耶魯大學第一批女性學生的經歷、和她自己的求學歷程有何異同，以及還有什麼未竟之業。

問：當時男女學生的比例為 7：1，這樣的數量差異會帶來什麼問題？

答：當時她們得面對一個一體兩面的問題：同時受人注目又經常被忽略。這些學生經常提到，當她們走進食堂時，所有男學生會轉頭盯著她們。有一位學生告訴我，她大一剛入學時，如果她或室友想去拿杯咖啡或牛奶，總是會結伴同行，這樣一來，被盯著瞧時才不會那麼不自在。

另一方面，這些女學生也受到孤立。雖然當年入學的女性學生總數有 575 人，不過由於耶魯大學為了讓各學院都有一小群女生，因此將她們打散分配至 12 個住宿書院（residential colleges）中，所以其

實當時的女學生「並沒有認識很多其他女同學。」

此外，比起學術能力，耶魯大學更強調領導能力，而這些邁向領導權的管道，不論是《耶魯每日新聞》、秘密社團、體育校隊、樂儀隊都排除女性的參與，這再度體現了這些女學生受到忽略的事實。耶魯大學的種種特色及傳統，女學生都不是其中一分子。

問：當時的男同學對於招收女學生有什麼看法？

答：有些人支持男女合校是因為希望交到女朋友，而如果要開車到培養耶魯太太的女校，如瓦薩學院（Vassar College）、曼荷蓮學院（Mount Holyoke College）或史密斯學院（Smith College）找女朋友會有點累人。他們在哈佛大學的朋友能就近在幾個街區外的拉德克利夫學院（Radcliffe College）交到女朋友，而一旦耶魯大學開始招收女生，校園裡就有合適的對象。當然也有男生提倡男女合校是因為過去就讀於合校，並對於學校拒絕招收女性深感不公。

問：當時的耶魯大學校長金曼·布魯斯特曾公開批評歧視猶太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做法「令人不齒」，不過他對於招收女學生則沒有那麼開明，是嗎？

答：布魯斯特對當時的許多學生來說都是一位大英雄。他持續公開譴責越戰、終止招生辦公室拒絕招收猶太裔學生的慣例、積極招募非裔學生。不過談到女性，他受限於時代而有盲點，他認為男性才是領導人，女性不是，所以不該浪費名額給無法成為領導人的學生。

問：女同學在課堂中受到什麼樣的待遇？

答：許多人覺得自己被當成異類。當時一位女學生的說法我至今忘懷不了，她說她舉手發言時，所有男生轉過頭來盯著她，驚訝的模樣彷彿看見家具發表看法。

許多人發現自己的觀點總是受到忽略。她們也許鼓起勇氣在課堂上發表意見、加入討論，卻發現其他人完全忽略她們，然後 10 分鐘後，有另一個男生說出完全一樣的看法，所有人的反應卻是：「好一個新鮮的聰明點子！」

值得一提的是，女同學在學術上的表現優於男性。

問：你 8 年後進入耶魯，你的經驗和第一批女學生有何不同？

答：雖然男女合校還只是最近的事，但我在耶魯就讀時沒聽到有人談論過第一批女學生，我也從來沒問過。我當時仍覺得自己是男校中的女生。我那一屆是首次有女生開始擔任學校中威望卓著組織的領導職位，例如《耶魯每日新聞》；也是首次由女性擔任辯論社「耶魯政治聯盟」(Yale Political Union)的社長，那是校園中規模最大的學生社團。

不過我在耶魯的學生生涯中只有 2 位女性教授。一位是法語老師，我確定她是某位教授的太太；另一位是兼任教授。所以身處男校，教職員皆為男性的氛圍並未改變。有所改變的是：我那一屆的女學生占了 40%，所以我並不覺得人數居於劣勢，我想這一點的影響很大。

問：耶魯大學是否已成為女學生的理想校園？

答：我認為，現在及過去的耶魯並不平等，但這並非特例。自 1701 年以來，耶魯沒有一位校長是有色人種或女性(代理校長除外)；不過至今全國也只有 26% 的大學有女性校長。耶魯大學有終身職的全職教授中只有約 25% 是女性，而全國的數據是約 33%。綜觀全國來看，在大學校園中的性別平等方面，現狀並不理想，此外，性騷擾的比例之高也令人震驚。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Tom Bartlett / 林怡婷

資料來源：

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(2019.7.14). "Yale Was a Boys' Club for Centuries. Then the First Women Came Along." Retrieved from:

<https://www.chronicle.com/article/Yale-Was-a-Boys-Club-for/246653>